

一条江水的源头总是令人痴迷。它没有波涛汹涌,没有滚滚洪流,或许只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涓涓细水,在山口的乱石和丛莽中闪闪发光、跳跃。其实所有宏大事物最初都是这般景象。记得本世纪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刚刚确立,许多人对“非物质文化”这个概念还闻所未闻,不得其解,我国学者向云驹先生就写了《向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一书,旨在向人们介绍这类遗产的性质、本质、特征、重要性、整体与逻辑,以及相关的知识等等。他请我写序。也许由于这本书的理论太超前,我竟然在序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从学科理论的创建上说,这是平地起楼。它无论对于当代中国的遗产保护,还是民间文化的田野普查与整理,都是必要和重要的理论支持。而其本身已具有文化遗产学的骨架与气象。”

记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的代表青岛泰之先生看过这本书的书稿后对我说:“这是关于非遗的第一本书。”时间过去了二十年,现在重读自己这段话时,不禁暗暗吃惊。那时我就“先知先觉”有了“非

## 为非遗学立言与立论

冯骥才

“非遗学”的概念吗?这是向云驹给我的一种启发,是学者们的学术敏感,还是我们已然朦朦胧胧有了一种崭新的遗产观?

是的。是学术敏感,是一种新的遗产观,于是,眼前升起了一片梦幻般、全新的学科景象。这景象在蓬勃发展的非遗事业中愈来愈清晰。因此,今天“非遗学”的出现,已不再是学术的狂想,而是学术的必然。它的出现表现了我们的学术界高度的文化自觉与前卫的精神。

一个学科的建立首先要为它立言,继而为它立论。立言是阐发学科的重要性、独立性和必不可少,呼吁更多学人的关切和加入;立论则是要阐明学科的使命、立场、特征、核心内容与内在逻辑,树立起它的框架。我们之所以要它为它立言立论,是因为:非遗学的学术独立性已被质疑,还在与相关的民俗学和民艺学拢在一起,难以剥离;尤其是在面对非遗现实复杂的问题与

困难时,我们的理论应对艰难;我们手中的非遗学还有诸多空白,还缺乏足够的得心应手的学术工具。尽管我们已经做得很快很多,但还不够快不够充分。非遗学无疑是一个“前程远大”的学术生命,现在却还身处少年。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从非遗学理论的原点出发,探索非遗学自身的本质、特征、构成,逐步并严密地建构起它的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

从非遗概念诞生伊始,我便工作中。非遗是我对中华文化的关切点;为它立言立论,也是我必须承担的一种使命。为此,我将自己二十年来对非遗及其学科本身的思考与言论,摘要结成此集,以表达我在非遗学元理论上的个见。同时,也将我所做的一些具体的、大型的非遗项目时的种种探索,举要附录书中,这些个案都是非遗学必需的工作实践。

在一个学科的初创时期,学术需要探索、凿空、开拓、讨论;需要不揣浅陋,不惧失败,投砾引珠,是为本意。因编此小书,并作序,自表白。(本文为《非遗学原理》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



人们买菜,总喜欢挑卖相好的,而买芥菜疙瘩则恰恰相反。越是斜头歪脑怪模怪样的,口感越好;吃起来辛辣,嚼劲十足。

做辣菜的主料是芥菜头,长在地下,形似萝卜,底部有长长的须根,吃起来有股极冲的辣味,辣菜也由此而来。《名实图考》里有写到“芜菁、蔓菁”,就是指它。这东

## 芥菜疙瘩外话

王璐

西外形疙里疙瘩,故山西人习惯叫“疙瘩菜”。每年初冬时节大量上市。上海似乎极少见?想起有次在附近的菜场意外看到有卖的,灰头土脸给堆在一处乌糟糟的角落里无人问津。上海人不认识呀。这能吃?惊喜之余以极其优惠的价格通通买了回去,煎、炒、凉拌,累了大半天,乐此不疲。

腌制过的芥菜疙瘩,擦成丝炒着吃,放凉了也美味。先将其切成指头粗细的条,撒盐,稍微讲究的人还要加熟花生碎或熟黄豆,拌匀,捏一撮香菜跟葱丝。必须得是老葱,上海小葱不行,不够味。尤其少不了姜丝跟炸过的花椒。有条件的还可以把炒熟的芝麻也撒一点。最后放入一个大缸——最好是那种旧时乡下腌咸菜用的黑釉粗瓷大笨缸。盖上盖子等着吧。三五日便得。要吃了,临时夹半碗来,盖好一次吃完,搁久了发软,太原人叫“皮塌塌的”,没个嚼劲。现吃现抓,淋几滴晋北高原特有的胡麻油拌拌,大热天来碗清粥,就一口芥菜疙瘩,咬一口大饼或馒头。真是舒服!

想起多年前在北京,曾吃过一种烧烤味道的疙瘩皮,味道殊绝。此后自己试着做,先往疙瘩皮上撒一层盐,上下翻翻使其均匀,腌个把星期,疙瘩皮里多余的水分会自动沥出来,倒出来备用。疙瘩皮继续放在通风见光的地方晾着去。隔天翻一翻。等看见那疙瘩皮微微卷起,差不多了。也最好现吃现拌。抓一把,撒烧烤味道的蘸料粉拌拌,沥出的盐水里点几滴香醋,均匀地淋到疙瘩皮上,再拌拌。吃吧!一口下去,咔嚓,北京话说,“倍儿香!”

爱吃荤的可以配肉丝同炒,大火猛炒,起锅时扔几只干红辣椒,卖相与口感都别有天地。暑天吃,开胃!

做疙瘩皮,自然只取其外皮,疙瘩肉可以用来做芥辣丝。葱、姜切细丝炆锅,疙瘩肉亦擦丝,就是常说的“芥菜丝”。快火急炒。火力不足,芥辣丝马上会疲软,锅底一出汤便告失败。整个煸炒过程需控制在十几秒内完成。看锅里透白的疙瘩丝微微泛黄,立刻关火。盖上盖焖着。得焖一整天,其间不能揭盖——辣气尽散,辣味皆无。

吃芥辣丝,得预先有点心理准备。诀窍是“入口吸气,咽下呼气”。嚼时别张嘴——芥辣丝遇到口中的热气,辣味易挥发,闭嘴嚼,辣气则顺口腔钻入鼻腔,一股极强的辛辣暖流直蹿天灵盖。然而稍不注意就会被呛。但即使被呛到涕泗横流,口不停。越呛越想吃。等辣过之后有种说不出的轻松感,这东西用来解酒极佳。

而说到芥末酱,所谓的“芥末”其实是统称。爱吃辣菜的人通常也喜欢吃芥末。不过芥末是一味调料,辣菜却是货真价实的一道菜。

想起一些十分遥远的人与事。我们酒店的熟客有次请外国友人吃饭,点“金罽两吃”,那老外一口下去,泪如泉涌。过后才明白,虽说老外也喜食芥末,却不过是辣味极低的黄芥末——夹抹在热狗里吃的那种。

自古以来,无论中外,李采姣这一代中国画家是最幸运的。因为当他们进入画坛之时,画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得到空前的尊重,而画家学画的客观条件也空前充裕。专业美术院校的招生人数,前所未有地增长;社会上的各种美术培训机构更是遍地开花。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写实的、写意的、工细的、粗放的、水墨的、重彩的……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流派,学习无禁区,你愿意学什么就有什么。不仅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有公开的展览陈列,供学习者随时参观取法;更有“上真迹一等”(启功先生语)的精美印刷品,可以购置回家反复摩挲。如此充裕的学画条件,不仅远超陆俨少先生当年,就是张大千、吴湖帆、董其昌们也是未曾遇到过的。

剩下的,便是主观条件的问题,无非有二。一是天赋,一是用功。天赋当然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但即使今天的画家中没有董其昌、石涛那样的天才,中人上下如张择端、王希孟那样的资质总不会少吧?而用功的问题,则完全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勤学苦练自然也就成了这一代画家心无旁骛的日常。看到这一代的优秀画家灿如云霞,我每发“后生可畏”之慨,认为中国画优秀传统的弘扬振兴,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而李采姣在这群星璀璨中,我以为别有夺目的光彩。

首先,她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豪气。“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到了画家的朋友圈,往往更封闭、更小,一般多局限在志趣相投的几个人而已。采姣则不然,她以“能自得师”的态度广交朋友。这就反映出她不

善了母婴结局。狄教授团队与风湿科的联合攻关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上世纪80年代初,复发性流产的上升趋势引起全球关注。林其德教授率先在国内开展相关研究,牵头制定了我国首个“免疫型反复流产的诊治共识”,并获得200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赵爱民教授继承了林教授的精神,继续在复发性流产领域深耕细作,使妊娠成功率始终维持在90%以上,累计治疗患者超过30万人次,帮助万余例饱受复发性流产困扰的

助数百万疑难患者当上母亲

仁济危重孕产妇抢救中心以其卓越的综合诊治能力和高抢救成功率,赢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可,在产科心脏病和妊娠合并免疫性疾病的诊治方面,更是处于领先地位。1993年,洪素英教授倡导成立了上海市唯一的产科心脏病监护中心,林建华教授团队近30年来成功诊治了近5000例妊娠合并心脏病患者。系统性红斑狼疮曾是妊娠的禁忌,上世纪80年代起狄文教授团队与风湿免疫科联合攻关,使得SLE患者妊娠成功率上升至90%以上,千余例SLE患者在多学科团队的帮助下,成功控制病情并顺利分娩,显著改

进了母婴结局。狄教授团队与风湿科的联合攻关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上世纪80年代初,复发性流产的上升趋势引起全球关注。林其德教授率先在国内开展相关研究,牵头制定了我国首个“免疫型反复流产的诊治共识”,并获得200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赵爱民教授继承了林教授的精神,继续在复发性流产领域深耕细作,使妊娠成功率始终维持在90%以上,累计治疗患者超过30万人次,帮助万余例饱受复发性流产困扰的

条件的胸怀气量。大多数画家,用全力于画画、造型、笔墨、构图、色彩、传统、创新……务求个性的极致。李采姣则于绘画之外,兼能设计,更好诗文。能设计则融入了时代,好诗文则接脉了传统。众所周知,至迟从唐代开始,中国画便讲究“诗书画”的“三绝”,至明清更发展成为“诗书画印”的“四全”。但维新以降,画家中能旧体诗文的罕见其人。李采姣不仅好诗文入骨髓,作诗文也清新流丽,韵致斐然,颇有可观。这一点,实在是非寻常的。想当年,我第一次登门拜谒朱家溆先生,朱先生对我说的

## 盛世有华章

徐建融

善了母婴结局。狄教授团队与风湿科的联合攻关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上世纪80年代初,复发性流产的上升趋势引起全球关注。林其德教授率先在国内开展相关研究,牵头制定了我国首个“免疫型反复流产的诊治共识”,并获得200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赵爱民教授继承了林教授的精神,继续在复发性流产领域深耕细作,使妊娠成功率始终维持在90%以上,累计治疗患者超过30万人次,帮助万余例饱受复发性流产困扰的

助数百万疑难患者当上母亲

仁济危重孕产妇抢救中心以其卓越的综合诊治能力和高抢救成功率,赢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可,在产科心脏病和妊娠合并免疫性疾病的诊治方面,更是处于领先地位。1993年,洪素英教授倡导成立了上海市唯一的产科心脏病监护中心,林建华教授团队近30年来成功诊治了近5000例妊娠合并心脏病患者。系统性红斑狼疮曾是妊娠的禁忌,上世纪80年代起狄文教授团队与风湿免疫科联合攻关,使得SLE患者妊娠成功率上升至90%以上,千余例SLE患者在多学科团队的帮助下,成功控制病情并顺利分娩,显著改

进了母婴结局。狄教授团队与风湿科的联合攻关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上世纪80年代初,复发性流产的上升趋势引起全球关注。林其德教授率先在国内开展相关研究,牵头制定了我国首个“免疫型反复流产的诊治共识”,并获得200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赵爱民教授继承了林教授的精神,继续在复发性流产领域深耕细作,使妊娠成功率始终维持在90%以上,累计治疗患者超过30万人次,帮助万余例饱受复发性流产困扰的

助数百万疑难患者当上母亲

仁济危重孕产妇抢救中心以其卓越的综合诊治能力和高抢救成功率,赢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可,在产科心脏病和妊娠合并免疫性疾病的诊治方面,更是处于领先地位。1993年,洪素英教授倡导成立了上海市唯一的产科心脏病监护中心,林建华教授团队近30年来成功诊治了近5000例妊娠合并心脏病患者。系统性红斑狼疮曾是妊娠的禁忌,上世纪80年代起狄文教授团队与风湿免疫科联合攻关,使得SLE患者妊娠成功率上升至90%以上,千余例SLE患者在多学科团队的帮助下,成功控制病情并顺利分娩,显著改

我对手表是喜爱的,而且常常为其“嗷嗷嗷”不停地运转而着迷。而对挂在墙上的那种大“飞马牌”挂钟就没有这种近似于敬意的情感。还有那种外国货的座钟,我也不喜,对电子表我亦是更加地不喜,所以我几乎从不戴电子表。

但万事都会有变数,直到二十多年前,金宇澄从上海给我带来一块黑表盘、黑坦克链的电子表。这表的特点是让人有点看不出它是电子表,它已经把自己伪装成了机械表,指针头和表盘上的数字是荧光绿的,这就让它很迷人。黑表盘荧光绿的字,虽然薄,但看起来特别有男人气,而且真是好看,我当时喜欢极了。有一阵子,我总是戴着它。

我前前后后戴过很多手表,而这是我唯一心爱的电子表,现在还在我的小抽屉里边放着,如果换一块电池我想它就会马上再走起来。每看到这块黑表盘的电子表,不知怎么我就想起宇澄穿着那件墨绿色的半大风衣,笑眯眯站在风里。

我直到现在还认为男人戴的手表最高级的应该是机械表——而且是那种厚重型的机械表,把它放在耳边听听,那细微而像是有些遥远的“嗷嗷嗷”让人想到修表店,想到戴着一只黑赛璐珞筒形眼镜的修表师傅,还让人想到瑞士的小钟楼和小钟楼后边覆着雪的小山。

关于手表,有个很好听的故事。一个年轻人,工作后终于给自己攒钱买下了一块上海牌手表,他可真是太喜欢了,睡觉的时候也不摘下;而且,自从拥有了这块手表后他总要把袖子挽起来一圈,你可以想象他的心情。有一次,大家都说他在睡梦中用手给表上弦,上了又上,终至把弦上脱了,表不再走,他急坏了,整个人几乎要忧郁掉。但这种事

让须眉的胸怀气量。

第一句话竟是“如见古人”。采姣给我的第一印象,也正是如此。专论绘画,李采姣工花鸟,工笔的、写意的、兼工带写的、水墨的、色彩的,不拘一格而尤以工笔擅长。她的工笔,实为“工笔意写”,不以婉约细腻悦人眼目,而是以雄健豪迈壮人心魄,绝去自古至今大多数女性画家娟秀而楚楚可怜的闺阁气。尤其是她笔下的鸡冠花,简直有排山倒海的张力气势!“一唱雄鸡天下白”。采姣的鸡冠花,投影在我们的眼中,振奋到我们的心底,实在是大音希声地讴歌着中华振兴、盛世崛起的时代精神!

在修表师傅那里简直就不是什么事。我是戴着父亲留下的一只很老旧的手表走上工作岗位的。那块表我的父亲戴了一辈子,是一块老掉牙的劳力士,我当时不懂,亦不喜欢,我当时是一个狂热地喜欢上海的一切的青年。后来,我用那块老劳力士跟我的一个朋友换了他戴了一年多的上海牌手表;同时还用我父亲的一身西服跟他换了一身海军队服。那身西服我穿着有点大,但手工好,穿在身上永远是那么板正挺括好看,我总是穿着这身西装被他用自行车带着四处跑,在我们那个小城,除了我,当时还没有人穿西服——起码是这样的洋货西服没人穿。换了手表,又换了西服,当时我都觉得自己有些对不起这位朋友,怎么可以用一块老掉牙的劳力士跟人家换一块几乎是簇新的上海牌手表呢——直到现在我才觉得自己还会这么傻。

我的爱人去瑞士旅游,给我挑选了一块天梭表,我让她把表马上拍给我看看,她不拍,说要给我一个惊喜。我觉得这个惊喜她可能给不了我,但等到她回来,把那块大表盘而且是两面全裸的表递到我手里时,我几乎是喜欢到发晕,我老婆真是太理解我了,从正面和背面都可以看到里边那些精密的机械在不停地“嗷嗷嗷”。有一阵子,我整天戴着它,这块表肯定是听不到“嗷嗷嗷”的,但我就是觉得它在那里不停地“嗷嗷嗷”。

外出的时候,我会把平时手上戴的东西统统取下来,就只戴这块两面裸的表。它与我是浑然一体的,这浑然之中有我爱人的存在,它好像已经成了我看世界的依据,它又好像已经牢牢变成了我的情景,变成了牢牢长在我身体上的器物,而且散发着恒久不变的气味。

吴伦仲 作



妇科普查的结果打破,她被诊断出宫颈腺癌。考虑年轻患者对生育的渴求,妇科团队为她实施了保留生育功能的宫颈广泛切除术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后进行了预防性化疗。病情稳定后,她在当地尝试了多次人工授精,均告失败,怀孕被视为不可能。然而,仁济生殖中心的孙赞教授团队没有放弃,他们与多学科专家共同评估,制定精准的辅助生殖助孕方案,通过三代试管婴儿技术最终帮助她足月分娩了一个健康女婴。

“医生要时时换位思考,患者复杂的病情正是推动我们去研究去开发新技术的动力。”凭此信念,孙赞教授带领团队持续投入核心技术科研攻关,以科研创新推动临床革新,破解不孕不育、优生优育和生育力保存三大临床难题,帮助数百万疑难患者实现了原本不敢奢求的母亲节梦。研究成果纳入国际指南,推动试管婴儿临床标准变革,获得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并入选《中国2023年度重要医学进展》(十大临床医学进展)。

仁济医院妇产科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仁心济术”的理念,为我国妇产科学的发展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实现了她从护士到战士的人生转型。请看明日专栏。

## 十日谈

仁济的故事  
责编:沈琦华

